

# 新興詞尾「性」在現代中文的使用

## ——評析濫用現象

老志均

澳門大學教育學院

### 壹、前言

傳統中文裏，詞尾(後綴 Suffix)數量不多，使用有限。及至五四，國人濡染印歐語言——主要是英語——日久，詞尾的數量和使用，起了重大變化。固有詞尾，諸如：「者」、「家」、「們」、「師」等等，均廣泛應用。新興詞尾，諸如：「化」、「學」、「性」、「主義」等等，也紛紛登場。眾多詞尾中，曝光率甚高的，要算是「性」了。

「性」本是實詞，意指人和事物的本質、性能或特點。遠有先秦時代，「性」就以單音節詞的形態出現。如：《論語·陽貨》「性，相近也；習，相遠也」、《中庸》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「性」又和其他詞組合，構成複音節詞。如：「人性」、「特性」、「男性」、「性靈」、「性情」、「性命」、「性教育」、「性激素」等等。至於用為新興詞尾，那是五四以後，從英語詞尾 -ty、-ness、-hood、-ance、-ship 的日譯借來的。潘允中說：

「性」最初是從日譯裏吸收過來的名詞詞尾，後來「性」就完全漢化了，成為漢語裏一個相當活躍的構詞素，許多帶詞尾「性」的新詞，都是漢語本身產生的。談到「性」的來源，卻有好些個。英語詞尾 -ness、-ship、-hood、-ty 等，都可以譯「性」。<sup>1</sup>

新興詞尾「性」，有區別詞類的語法作用。常與名詞、動詞或形容詞組合，構成「抽象名詞」，以表示事物的本質、性能、狀態、傾向、範圍等等。有時候，構成的「抽象名詞」又當「形容詞」使用。這種現象，魯迅的文章裏，就經常出現。例如：

1. 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，在洋貨裏，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。

(《關於翻譯》)<sup>2</sup>

---

1 潘允中：《漢語語法史概要》(河南：中州書畫社，1982年，第1版)，頁38。

2. 神經性的激情，忽然用了全力，把這昏沈的，浸在舒服和無為中的迷夢，一掃而空了。

(《死魂靈》)<sup>3</sup>

五四以來，隨著歐風美雨的到處侵擾，新興詞尾「性」既是文字裏精確高雅的表記、筆底下創新立異的標籤、口頭上時髦風尚的詞兒，又是翻譯上的萬應膏藥、救急靈丹。不少譯者，遇到英語詞尾 -ty、-ance、-ship、-ness、-hood，為了方便、偷懶，<sup>4</sup>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用「性」應付可也。因此，「性」遂亂聘於政府文書、律令規條，亦橫逸於報章雜誌、書籍文章；既屢見於引車賣漿的小民、稱譽文苑的作家筆下，也頻用於望重杏壇的教授、名重士林的學者手中。時至今日，「性」愈演愈烈，愈用愈濫，種種不當現象，由是頻生。現就此一析述如下：

## 貳、「性」濫用現象

甲、「性」附在名詞、動詞或形容詞之後，構成複詞，以作「抽象名詞」、「形容詞」或「副詞」使用。

### 一、作抽象名詞用

1. 寫作要有題目，就是要有中心思想，要有內容，目的性要明確。

(《談寫文章》)<sup>5</sup>

案：目的何以有「性」？把「性」刪掉，「目的要明確」不是簡潔多嗎？

2. 他因翻譯而體會到西方語言語法上的精密性。

(《論魯迅修辭：從技巧到規律》)<sup>6</sup>

案：把「精密性」改寫為「精密嚴謹」，較有姿彩。

3. 這三個問題具有毋庸置疑的緊急性及極大的重要性。

(《中文的官方地位》)<sup>7</sup>

案：這是個惡性歐化、生硬呆滯的句子。改為「毋庸置疑，這三個問題都很迫切、很重要」，既符合中文規律，文意又清晰明暢。

4. 問及是否到過一些選擇性的地點觀光？

2 魯迅：〈南腔北調集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1版，1996年4刷），頁554。  
 3 魯迅：《魯迅全集》第二十卷（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年，上海重排第1版），頁553。  
 4 琦君〈也談「性」字〉指出：「許許多多名詞、動詞之下加「性」字，實在是多餘、實在是作者不願多加解釋的偷懶做法。」載何偉傑：《譯學新論》（台北：書林出版有限公司，1989年），頁222。  
 5 吳晗：《吳晗文集》卷四（北京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版），頁64。  
 6 林萬菁：《論魯迅修辭：從技巧到規律》（新加坡：萬里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278。  
 7 《行政》第二十六期（澳門政府雜誌，1994年，第四期），頁792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8</sup>

案：直接說「問及是否只選擇某些地點觀光？」，不是更自然妥當嗎？

## 二、作形容詞用

5. 以世界性的視野，返顧浸淫其中的城市文化。

(《國際視野看香港文化》)<sup>9</sup>

案：「世界性的視野」不見得比「世界視野」更有意義，也不見得特別悅耳動聽，顯然「性」是個贅語。

6. 南瓜是一種世界性的瓜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10</sup>

案：甚麼叫「世界心的瓜」？是指世界各地都有出產，抑或行銷全世界的瓜？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7. 學術論文泛指經由文章或口頭報告發表的學術性論著。

(《研究報告的撰寫》)<sup>11</sup>

案：句首既有「學術論文」一詞，何以句末又來「學術性論著」一語？難道「論著」就需要「性」嗎？

8. 上海的繁華是易感的，它集中在幾條著名大道上。上海的常民性和平實性的生活，則存在大片的弄堂裏。

(《弄堂煙火》)<sup>12</sup>

案：「常民性和平實性的生活」，說白了，不就是「樸實生活」嗎？那又何須濫於用「性」，繞圈來說，徒然讓人費解。

## 三、作副詞用

9. 根據貢獻和收入對等原則……，待其將來退職時，准予一次性提取。

(《中共內部呼喚依法治黨》)<sup>13</sup>

案：「一次提取」不就可以嗎？何必加「性」。

10. 女子遭丈夫揮鎚傷頭，導致永久性失去工作能力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14</sup>

8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5年10月1日)，B6版。

9 香港《亞洲週刊》第17卷第10期(2003年3月9日)，頁52。

10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4年6月26日)，E5版。

11 蔡保田：《教育研究法》(台北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1990年，再版)，頁374。

12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4年10月29日)，E1版。

13 香港《亞洲週刊》第16卷第32期(2002年8月11日)，頁37。

14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1999年6月27日)，B1版。

案：「性」在此句，無疑是駢指贅瘡，須割之然後快。

11. 我不是一個積極性很高的人。

(《連鎖反應》)<sup>15</sup>

案：寫為「我不是一個很積極的人」或「我為人不是很積極」，都較為簡潔自然。

12. 阿達斯紀錄性全季停賽。

(《明報》)<sup>16</sup>

案：說成「阿達斯全季停賽，破了以往紀錄」，較為自然恰當。

以上各例的複詞，加上「性」以後，不見得有何深意遠見、優美高雅。相反，文意含糊不清，充滿洋腥味，句子生硬累贅而已。對於「性」的濫用，思果早就說：

「性」是個極可怕的字。「積極性」「消極性」「高尚性」等，全不是中國話。<sup>17</sup>

何偉傑也認為：

很多含後綴「性」的詞語是匆促杜撰的，非常粗糙淺陋，除了後綴「性」字以外的部份字面的意思之外，別無他義，不無深意，反而因為是抽象名詞，無謂給人大而空，是在虛張聲勢的感覺。<sup>18</sup>

事實上，以上各例的「性」——贅疣——，斫除之後，或句子結構再稍加修改，文句就意清句暢得多。

乙、以「性」為詞尾的複詞，再加上詞尾「地」，構成如「歷史性地」、「習慣性地」等複詞，作副詞使用。

1. 譬如你若很學術性地去研究清代科舉制度是一種讀書法……。

(《明月幾時有》)<sup>19</sup>

2. 「掩耳盜鈴」的結果是疫情透過手機短訊恐慌性地散播開去，市面人心惶惶。

(《廣東省要書記必須道歉》)<sup>20</sup>

3. 六十年代末，紅葉少棒傳奇性地出現，改變了台灣少棒的發展方向。

(《一棒震天下的台灣記憶》)<sup>21</sup>

4. 港澳人口中的「旅行」，在內地被習慣性地說成「旅遊」。

15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5年10月1日)，F5版。

16 香港《明報》(2004年1月23日)，C11版。

17 思果：《翻譯研究》(台北：大地出版社，1990年，重排11版)，頁166-167。

18 同註4所引書。

19 謝鵬雄：《明月幾時有》(台北：瀛舟出版社，2001年，初版)，頁167。

20 香港《亞洲週刊》第17卷第19期(2003年5月11日)，頁10。

21 香港《亞洲週刊》第18卷第36期(2004年9月5日)，頁50。

(《到澳門來》)<sup>22</sup>

凡位於動詞之前，以修飾、限制動詞者，如「習慣說成」的「習慣」，那就是副詞。本來，副詞的成立，和有沒有副詞詞尾，關係不大。但上述各例不單有「性」，還加上「地」，兩個副詞詞尾重疊使用。繁瑣冗贅、無聊透頂，莫此為甚。

丙、「性」附在動詞之後，再在動詞之前，加上「可」字，構成「可行性」、「可觀性」、「可讀性」等複詞。

1. 這雖然不是最好的辦法，對《三字經》的作者亦欠公允，但為證明其在今天之可用性，此舉或有必要。

(《三字經作為識字教材的研究》)<sup>23</sup>

2. 曾看過老師出一個作文題目是「補習」，只見學生滿紙的批判，都是說補習的不對，和補習的可怕性。

(《國小語文教材教法》)<sup>24</sup>

3. 舒乙還提到，在老舍多部作品中，無論小說或戲劇均具特色，絕無可比性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25</sup>

4. 不少教師都說新課程的教學難掌握，對它的可行性不寄以厚望。

(《中文教學的承傳與創新》)<sup>26</sup>

5. 它的「一戰功成」也是要付出代價的，那就是一份報紙作為大眾傳媒以及事實提供者的可信性。

(《政治博奕與民意真相》)<sup>27</sup>

6. 作為一本空中大學的自學式教材，力求深入淺出，在紮實的內容上講究可讀性。

(《修辭學》)<sup>28</sup>

例1「可用性」、例2「可怕性」、例3「絕無可比性」、例4「可行性」、例5「可信性」，都既生硬乏味，又用得不當。有恰當的詞，如「適用」、「令人生畏」、「無學倫比」、「可否推行」、「信賴」，卻放著不用，文章又怎會寫得好。至於例6的「可讀性」，余光中對這種寫法有以下的批評。他說：

22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4年7月18日)，C3版。

23 《清聲集》編輯委員會：《清聲集》(香港：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，2002年，初版)，頁202。

24 羅秋昭：《國小語文教材教法》(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，1996年，第2版)，頁170。

25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4年11月21日)，B7版。

26 李家樹：《香港語文教學策略》(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版)，頁77。

27 香港《亞洲週刊》第19卷第51期(2005年12月18日)，頁41。

28 沈謙：《修辭學》(台北：國立空中大學，2000年，再版)，頁8。

另一個偽術語是「可讀性」，同樣活躍於書評和出版廣告。明明可以說「這本傳記很動人」，「這本傳記引人入勝」，或者乾脆說「這本傳記很好看」，卻要說或「這本傳記的可讀性很高」。我不明白這字眼怎麼來的，因為這觀念在英文裏也只用形容詞 readable 而不用抽象名詞 readability。……長此以往，豈不要出現「他講的這件趣事可笑性很高」一類的怪句？<sup>29</sup>

思果以為「可讀性」就是中文的「有味」，譬如說，「這本書讀起來很有味」或者「這本書很值得一讀」。<sup>30</sup>

若「性」繼續放任使用，好端端的文句，如：

1. 小孩子大多活潑可愛。
2. 這乞丐真可憐。
3. 售賣盜版貨物利潤甚高。
4. 日本拉麵美味可口。

也許會寫成：

1. 小孩子具有活潑性和可愛性。
2. 這乞丐的可憐性很高。
3. 售賣盜版貨物可賺性甚高。
4. 日本拉麵有很強的可吃性。

這類冷冰冰、硬繃繃的怪異語句。說不定連東坡名著《超然臺記》，也會改為「凡物皆有可觀性，苟有可觀性，皆有可樂性」。

#### 丁、戲劇性

詞尾「性」附在「戲劇」之後，構成「戲劇性」。這個詞彙異常活躍，或以名詞、或以副詞、或以形容詞的姿態出現。例如：

1. 客廳後面的書房，透過一片工藝玻璃，營造出戲劇性效果，把客廳帶入書房，從此工作不再沈悶。

（《澳門日報》）<sup>31</sup>

2. 當楚威王派使者聘他為相的時候，他又很戲劇性的拒絕了。

（《新譯莊子讀本》）<sup>32</sup>

3. 暫時動機有如電視上的商業廣告，屬於一種戲劇性的做作 (A cute)。

29 余光中：〈中文的常態與變態〉，《從徐霞客到梵谷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1995年，初版4印），頁244。

30 思果：《香港學生的作文——專談遣詞造句》（香港：香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8年，第6版），頁29。

31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（2004年7月18日），C3版。

32 黃錦銘：《新譯莊子讀本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77年，再版），頁6。

(《教學原理》)<sup>33</sup>

4. 與此同時，不排除戰爭進程出現戲劇性變化的可能性。

(《不一樣的戰爭虛虛實實》)<sup>34</sup>

上述各例的「戲劇性」，除例4可猜想為「事出突然」或「轉變甚大」之意義外，餘者文意含糊不清，讓人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。劉殿爵認為「戲劇性」一詞，是翻譯英文 dramatic 而來的。他在《談翻譯傳統與理論》指出：

有很多習用的翻譯語在語法上是講不過去的。甚麼叫戲劇性 (dramatic)？英文的 drama 和 play 界線分明，而中國的「戲」字有「玩」的意思，例如「兒戲」，所以戲只合於用來譯 play，不合於用來譯 drama，dramatic 是突然出現、急轉直下的高潮，絕沒有「兒戲」的意思在內。<sup>35</sup>

「戲劇」一詞，在中文原指「以動作、歌唱、對白扮演故事的藝術」，並不含有「突然出現、急轉直下」之意。因此，把英文 dramatic 翻譯為「戲劇性」，確實不當；把「戲劇性」用以表示「事出突然、轉變甚大」，同樣不妥。

思果說：

He dramatically accomplished the job. 「他戲劇性地完成了這件工作。」讀者心裏要納悶：「怎麼一個戲劇性法呢？」譯者根本不了解 dramatically 在這句裏的意思，所以也不加研究，就寫下了戲劇性。dramatic 這個字的意思是 striking in appearance or forcefully effective，我想譯為「他輕而易舉地辦好了這件事」就可以了。<sup>36</sup>

本來，「戲劇性」一詞，早見於魯迅筆下。例如：

1. 我並不是說，「女士」們都得在繡房裏關起來；我不過說，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，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。

(《新的女將》)<sup>37</sup>

「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，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」，若改說為「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，真是變化太大的事」，就切當得多。

或許魯迅用的是「戲劇」古義——「開玩笑」、「可笑」。<sup>38</sup> 只是這古義已不用多時，況

33 高廣孚：《教學原理》(台北：五南圖書有限公司，1997年，初版八刷)，頁445。

34 香港《亞洲週刊》第17卷第14期(2003年4月6日)，頁31。

35 劉靖之：《翻譯論集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81年，第1版)，頁113。

36 思果《翻譯新究》(台北：大地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4版)，頁95。

37 魯迅：《二心集》，同註2，頁336。

38 蘇軾詩《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》「願君付一笑，造物亦戲劇」。載《蘇東坡全集》上冊(台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年9月，台景印初版)，頁239。

且「開玩笑」、「可笑」又有何「性質」可言？魯迅要表示「開玩笑」、「可笑」之意，那就直接說為「……雄兵而密斯托槍，真是開玩笑(或可笑)的事。」不是更清晰直接嗎？

戊、「性」的濫用，有時更產生歧義，成為笑柄。

1. 從這角度看，演戲是最非人性的服務性行業。

(《張國榮的殉道者形象》)<sup>39</sup>

2. 國際反騎劫公約是經過長期及世界性經驗而製訂出來的。

(《明報》)<sup>40</sup>

3. 一方面替現有渡假屋的業主覓租戶，另一方面又替各大公司覓渡假屋，提供兩面性服務。

(《大公報》)<sup>41</sup>

4. 澳門基金會懇請所有申請人於本月三十一日前，一次性交齊所有必備的文件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42</sup>

5. 警方發言人最後表示，移民局與機場公司有經常性的接觸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43</sup>

6. 這一時期政治性交往的特點是順其自然，缺乏主動的開拓。

(《漢語外來詞》)<sup>44</sup>

7. 大量一次性生活用品棄置後，對環境污染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響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45</sup>

8. 國家級國際性交易會。

(《澳門日報》)<sup>46</sup>

相信不少人讀到以上的句子，準會噴飯捧腹、啼笑皆非。乾脆把「性」一一剔除，寫為「服務行業」、「世界經驗」、「兩面服務」、「一次交齊」、「經常接觸」、「政治交往」、「一次使用生活物品」、「國際交易會」，試問有何不可？如此一來，文意既明確，又沒有歧義，何樂而不為呢。

39 香港《亞洲選刊》第17並第15期(2003年4月13日)，頁45。

40 香港《明報》(1983年5月8日)，第1版。

41 香港《大公報》(1983年10月8日)，第12版。

42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0年7月17日)，A7版。

43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1996年5月21日)，第3版。

44 史有為：《漢語外來詞》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0年，第1版)，頁33。

45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1995年10月7日)，第28版。

46 澳門《澳門日報》(2005年10月11日)，B12版。



### 叁、「性」使用原則

上述種種不當現象，都和「性」的濫用有關。然則，「性」就一概不能用嗎？那倒不然。何偉傑《譯學新論》說：

我們無意一概反對「性」的應用，關鍵在於：要用得切合需要，要有內涵，切合場合，切合體裁，否則，就不宜多用。有很多時候，我們看到不少含後綴「性」的詞語也有「即興湊合」的痕跡，不過，它們的含意超出字面的意義，有內涵，尤其是用於議論文、應用文等專門的場合、學術的場合，就不令人生厭。<sup>47</sup>

李劍雄《「性」與「們」要不得》提出：

有三重標準：好懂一是新詞是否使要表達的概念更加準確清楚。需要二是新詞是否使語法更加靈活，切合各種語用需要。簡潔三是語言的經濟規律，即新詞是否比舊的表達法更經濟：用更少的語詞表達同樣的意思。<sup>48</sup>

何李兩位學者提出的，即余光中對使用「性」的主張。他說：

我認為這類抽象名詞（按：指以「性」為詞尾這一類）的「漢化」應有幾個條件：一是好懂，二是簡潔，三是必須。<sup>49</sup>

可見「性」的使用原則，就是「好懂、簡潔、必須」。以下例子，「性」的使用，是否符合上述原則？不妨看看。

1. 語文有普通性，有個別性。普通性來自沿襲傳統，個別性起於作者的創造。

（《文學與語文》）<sup>50</sup>

2. 好讓我們共同創造活力充沛、表現力強、可塑性高、邏輯性大，能切合現代社會需要的中文。

（《魯迅的歐化文字》）<sup>51</sup>

3. 最近的研究表明，機能性文盲的情況正在發展。

（《聯合早報》）<sup>52</sup>

4. 能了解他人言語內容意義的能力稱之為接受性語言。能以口語表達訊息，讓他人了解的能力稱之為表達性語言。

（《幼兒融合教育》）<sup>53</sup>

47 同註4所引書，頁206。

48 李劍雄：《港式翻譯疑難解說》（香港：明窗出版社，1999年，初版），頁131。

49 余光中：〈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〉，《分水嶺上》（台北：純文學出版社，1986年，初版第3次印刷），頁145。

50 朱光潛：《談文學》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4年，初版2刷），頁99。

51 老志均：《魯迅的歐化文字——中文歐化的省思》（台北：師大書苑，2005年，初版），頁4。

52 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（1983年10月14日），版次不詳。

53 許碧勳：《幼兒融合教育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有限公司，2003年，初版），頁37。

例1的「普通」、「個別」，例2的「可塑」、「邏輯」，加上了「性」字，不見得晦澀難懂；反之，省卻多費筆墨才能達意的麻煩，句子也因而顯得簡潔清晰。例3的「機能性文盲」，看似難明，其實這是個學術用語，是指對機械器材的結構、性能、操作等，一竅不通，仿如不識字的文盲。這個意義若用一兩個句子去表述，未免冗贅，故「機能」添加了「性」，實在有其需要。例4的「接受性語言」、「表達性語言」，也是學術用語，在句子的語境中，其含義不難理解。或有人認為這會否又墮入好如「世界性經驗」、「兩面性服務」、「一次性生活」這類的迷思中，產生歧義？如此顧慮，未嘗沒有道理；不過，目前而言，「性語言」還是一個少見的生造詞組，始終有別於「性經驗」、「性服務」、「性生活」這類耳熟能詳的詞語。因此，「接受性語言」、「表達性語言」產生歧義，引為笑柄的機會，自然大大減少。由此可見，上述例子「性」的使用，符合「好懂、簡潔、必須」的原則，是無庸置疑的。

## 肆、結論

多年以來，翻譯者的任意輕率偷懶、操觚者的自詡精確文雅、倣效者的盲目追逐風尚，以致詞尾「性」的使用，好若江河潰決，泛濫成災。引致惡果是：生硬呆滯、拖沓冗贅、費解晦澀、空泛謬誤、單調乏味的現象頻生。

或許有人以為：批評過於吹毛求疵，這些錯誤是無傷大雅的。反正大家都這樣寫、這樣說，積非也就成是，何須錙銖計較呢。不過，我很同意黃維樑說的：「加一字事少，但污染中文事大。」<sup>54</sup> 試問滑臉長出粉刺、白飯攪有沙粒，能忍受的有幾人？

世上萬事萬物皆有性質，不言而喻。若以為不加上「性」字，就無以表示性質的存在，而頻頻用「性」，豈非庸人自擾。總之，「性」要用得其所，用得簡明，用得易懂，有需要才用，這樣才有利於中文的發展。<sup>55</sup> 否則，濫用、亂用只會戕害中文措詞簡潔、語法對稱、句式靈活、聲調鏗鏘的優良生態，<sup>56</sup> 使中文變為呆頭呆腦，通身長滿癩瘡的醜八怪。長此下去，不單文字水準下降，連文化水平也會大大低落。

### 【本文屬專著類】

54 黃維樑：《清通與多姿——中文語法修辭論集》（香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3年，再版），頁18。

55 何懷碩說：「當代中文直接受英文中譯影響的第一個變遷，是使中文逐漸脫離『孤立語』和『單音節』的特性，大量增加『字頭』、『字根』及發展了多音節複合詞。這確加強了中文表達的精確性，增富中文詞彙的意義層次，避免了詞義的混淆與模稜，增加詞彙結構的變化。」見〈中文現代化的幾點建議〉，《藝術與關懷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7年，初版），頁118。

56 余光中：〈中文的常態與變態〉，同註29，頁238。